



国学精粹珍藏版

二十四史

卷二

主编 / 李志敏



原文·注释·解读

积淀文化 陶冶情操
滋养心灵 启迪智慧

读传世典籍 赢智慧人生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【国学精粹珍藏版】

李志敏◎主编

卷二

二十四史



◎ 尽览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
◎ 流传世典籍，赢智慧人生

—— 受益终生的传世经典

华佗传



——《三国志》卷二九

【说明】华佗是历史上著名的神医，这篇传记中记载的他治病的情况，颇具传奇色彩，可见他的医术之高妙，也说明古代医学的发展情况。马王堆医书中的《五十二病方》《导引图》等，很多处与华佗的医术一脉相承，证实了传记的可信性。华佗最杰出的贡献是使用麻醉进行外科手术，以及“五禽戏”等养生方法。华佗死于非命，医学著作也被焚毁，那是一幕幕多么悲惨的情景啊！封建专制下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的摧残，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。

华佗，字元化，沛国谯县人，又名敷。曾在徐州一带到处求学，通晓几种经典。沛国相陈珪推举他作孝廉，太尉黄琬聘请他作官，他全都不去。华佗通晓养生的方法。当时人们认为他快有一百岁了，但他还保留着壮年人的面容。华佗精于开药方。他治疗疾病的处方，配制汤剂只用几种药物。他心中掌握药物的分量，配药时不用称量，煮好药就让病人饮用，同时告诉他们用药的次数，用完药后就会痊愈。如果要给病人针灸，也不过选一两个穴位，每处不过灸七八个艾柱，病就消除了。如果扎针，也不过一两处。下针时对病人说：“入针的感觉应该传到某处，如果感到了，就告诉我。”病人说：“针感已经到了。”随即拔针，病痛也跟着消失。如果疾病聚结在身体内部，针灸、药物都不能达到，必须开刀割去的，就给病人喝麻沸散，不一会儿，病人就和醉死一样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华佗就开刀割取病患。病患如果在肠子中，就切开肠子清洗，然后缝合腹部，用药膏涂抹伤口，四五天就好了，不会疼痛，病人自己也不会感觉到。一个月以内，伤口就全部长好了。

前任甘陵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，腹中疼痛不安。华佗给她号脉，说：“胎儿已经死了。”让人用手探查胎儿的位置，胎儿在左边是男孩，在右边就是女孩。人家回答说：“在左边。”华佗就配了汤药给她打胎，果然打下来一个男形的胎



儿，病也就好了。

县吏尹世苦于四肢发热，口中干燥，不想听到人说话的声音，小便不通畅。华佗说：“试着做些热饭给他吃，出了汗就能痊愈，不出汗的话，三天以后就要死。”立即做了热饭给他吃，但他不出汗。华佗说：“内脏的气息已经断绝了，他会哭着断气的。”果然和华佗说的一样。

府吏兒寻、李延一起患病来求治，都是头痛，身体发热，受到的痛苦一样。华佗说：“兒寻应该下泻，李延应当发汗。”有的人提出疑问，为什么他们的治法不同？华佗说：“兒寻身体外实，而李延身体内实，所以治疗的方法不一样。”就分别给了药物。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都能起床了。

盐渎人严昕和几个人一起来探望华佗，刚一进门，华佗就对严昕说：“您身体感觉好吗？”严昕说：“和平常一样。”华佗说：“从脸上看，您有急病，不要多喝酒。”严昕等人坐了一会儿回去。走了几里地，严昕头晕，从车上掉了下来。别人把他扶起来，用车拉回家里，第二天半夜就死了。

前任督邮顿子献得了病，已经治好了，又去请华佗诊脉。华佗说：“你身体还很虚弱，没有完全恢复，不要做过于劳累的事，如性交就会立刻死去。临死时，会把舌头吐出几寸长。”顿子献的妻子听说他病好了，从一百多里地以外赶来看他，住在他那里，夜晚性交。隔了三天，顿子献就发病了，结果和华佗说的一样。

督邮徐毅得了病，华佗去看他。徐毅对华佗说：“昨天让医曹吏刘租给胃管扎针，扎完针，就苦于咳嗽不止，想躺下，不得安宁。”华佗说：“扎针没有扎到胃管上，错扎到肝上了。以后饮食会一天天减少，五天以后死去，无法救活了。”果然和华佗的预言相同。

东阳人陈叔山的小儿子两岁时得了病，泻肚之前经常哭啼不止，一天天瘦弱下去。他来问华佗。华佗说：“这个孩子的母亲怀孕时，阳气聚在内脏养护，乳汁变得虚冷，孩子受了母亲的寒气，所以不能很快痊愈。”华佗给了他四物女宛丸这种药，十天以后病就好了。

彭城夫人晚上去厕所，被毒蝎螫了手，痛得呻吟呼喊，没有办法。华佗让人把汤药烧热，让夫人把手泡在汤药中。夫人终于可以睡着了。但是要由别人多次换汤药，让汤药保持温暖，天亮时手就好了。

军吏梅平得了病，被军队除名回家。他的家住在广陵，走了不到二百里，在



亲戚的家里住宿。不一会儿,华佗也偶然地来到这个人家中,主人让华佗来看梅平的病。华佗对梅平说:“您早点来见我,就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了。现在您的疾病已经无法治疗了,赶快回去还可以见到家人,五天后就要死了。”梅平马上赶回家,死的日子与华佗的说法一样。

华佗在路上走时,见到一个人得病,咽喉堵塞,想吃东西又咽不下去,他的家人用车拉着他准备去求医。华佗听到他的呻吟声,停下车去看他,对他说:“刚才经过的道路边上有卖饼的,那里有蒜泥和醋。你们从那里取三升来给他喝了,病自然就好了。”他们就照华佗的话做了。病人马上吐出了一条蛇。他们把蛇挂在车边,想到华佗家去拜谢。华佗还没有回来,小孩子们在门前玩耍,迎面见到了,就互相说道:“这些人好像遇到我家公公了,车边挂的蛇就是公公给除灭的。”这个病人近前到华佗家里坐下,看到华佗屋里北墙上挂的这类蛇虫大约有几十条。

又有一个郡守得了病。华佗认为让这个人大怒就能痊愈,就收下了他的很多财物,却不给他治病,不久就扔下病人走了,还留下一封信骂他。郡守果然大怒,命令人去追赶华佗,把他捉来杀死。郡守的儿子知道内情,嘱咐下属不要去追。太守愤怒极了,然后吐出几升黑血。病就好了。

又有一个士大夫身体不适。华佗说:“您的病患在内脏深处,必须剖腹切除。但是您的寿命也超不过十年了,病不会要您的命,您忍受十年的病痛,寿命也和疾病一同完结了。不值得特地去剖腹切除。”士大夫忍受不了这种痛痒,一定要切除它。华佗就做了手术,士大夫的病很快好了,但他终究在十年后死了。

广陵太守陈登得了病,胸中憋闷,脸色红涨,吃不下东西。华佗给他诊脉后



说:“您的胃里有几升虫子,快要在里面形成痼疽了。这是吃生腥的食物造成的。”华佗就配了两升汤药,让他先喝一升,过一会儿再把汤药全部服下。过了有一顿饭的功夫,陈登吐出大约三升的虫子。虫子有红色的头,全在蠕动,一半身子像是生鱼片。陈登的病痛就



痊愈了。华佗说：“这个病三年以后还会发作，遇到良医才可以救治。”到了三年后陈登果然又犯病了，当时华佗不在，陈登像华佗所说的那样死去了。

魏太祖曹操听说以后，把华佗召去，让他经常在自己身边。太祖苦于头风病，每次发病都感到眼花心乱。华佗用针扎他的膈间，手到病除。

李将军的妻子病得很厉害，叫华佗来诊脉。华佗说：“伤了胎，但胎儿没有流产。”李将军说：“听说确实是伤了胎，但是胎儿已经打下去了。”华佗说：“根据脉象，胎儿还没有打下去。”李将军认为华佗说的不对。华佗就离去了。妇人也稍微有些好转。一百多天后，病情又加重，再次来找华佗。华佗说：“这个脉象的惯例是有胎儿。前一次应当生两个孩子，一个孩子先生出来，血出得很多，后一个孩子来不及生出来。母亲自己没有感觉，别人也不明白，不再帮助接生，所以没有生下来。胎儿死了，血脉不再通畅，胎儿一定会干枯，贴在母亲的脊背内部，所以造成母亲脊背经常疼痛。现在应该给他汤药，同时用针扎一个地方，这个死胎一定会下来。”用完汤药和针刺后，妇人剧烈疼痛，像要临产时一样。华佗说：“这个死胎时间长了，已经枯干，没办法自己生下它，应该让人去掏出来。”果然取出一个死了的男胎，手足都齐全了，颜色变黑，大约有一尺来长。

华佗的高超医术，全都与此相类似。但是华佗本来是读书人，却被人看作是依靠医术成名的，心中常感到后悔。以后太祖亲自管理国事时，得了很严重的病，让华佗专门给他治病。华佗说：“这种病很难在短期内治好，长期坚持医治，才能延长您的生命。”华佗离家时间太长了，想回家去，就对太祖说：“接到家信了，想要暂时回家去一趟。”华佗回家后，借口妻子有病，多次请求延长假期，不肯返回。太祖连续去信叫他回来，又命令郡县官员把他遣送回来。华佗依恃自己的本领，厌恶吃官府的粮饷，还是不肯上路回去。太祖大怒，派人去查验，如果华佗的妻子真病了，赐给他小豆四十斛，再宽限他一些假期，如果他说谎骗人，就把他抓起来送回。于是华佗就被押送到许都的监狱，经审问拷打，华佗认了罪。荀彧请求说：“华佗的医术确实精深，关系到人的生命，应该给予宽恕。”太祖说：“不用担心，天底下还会没有这样的鼠辈吗？”便把华佗处死。华佗临死时，拿出一卷书来给狱吏，说：“这卷书可以救活人命。”狱吏害怕犯法，不敢接受。华佗也不勉强他，要了火，把这卷书烧了。华佗死后，太祖的头风病还没有除掉。太祖说：“华佗能把这种病治好，这个小人却让我的病延续下去，想用它抬高自己



的身价。如果我不杀死这个小子,他也始终不肯给我除去这个病根的。”等到后来太祖的爱子仓舒病危时,太祖叹息道:“我后悔把华佗杀掉,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了。”

当初,军吏李成苦于咳嗽,白天黑夜都无法睡觉,常常吐出脓血。他把这些病情告诉华佗。华佗说:“您的病是肠痈,咳嗽时吐出来的脓,不是从肺里出来的。我给您两钱药散。吃了后要吐出两升多脓血,吐完后自己保养,心情愉快,一个月就可以见到一些起色,好好地爱护调养身体,一年以后就可以恢复健康。十八年后会有一次小发作。服这个药散,就还会治好。如果没有这个药,就要死了。”又给了他两钱药散。李成得到药以后,过了五、六年,他的亲戚里面有人也得了同样的病。他就对李成说:“您现在身体强壮,我却要死了。您怎么忍心藏着不急用的药,等待有病时再用呢?先把药借给我用。我病好了后,替您去找华佗再要这种药。”李成给了他。李成以后有机会到谯县,正巧碰上华佗被抓走,匆忙之中,不忍心去向他求药。后来十八年到了,李成的病终于发作,没有药服用,以致死去。

广陵人吴普、彭城人樊阿都跟随华佗学医。吴普依照华佗的治疗方法治病,很多病人都被治好了。华佗对吴普说:“人的身体需要劳动,只是不要让身体过分疲劳罢了。活动就可以使食物得到消化吸收,血脉流通,不会产生疾病,这就是同门的转轴不会腐朽一样的道理。由此古代成仙的人都做导引术,模仿熊晃动脖子,模仿鸛鹰四下张望,伸展拉长腰肢和身体,活动各个关节,用来求得长生不老。我有一个方法,叫作‘五禽戏’,一是模仿虎,二是模仿鹿,三是模仿熊,四是模仿猿猴,五是模仿鸟,既可以用来除去疾病,同时还有利于手脚健康,用它来代替导引术。身体不舒服了,就起身做一种动物的活动,做得身上出汗,沾湿了衣服后,再在身上擦一些药粉,就会感到身体轻便,食欲大振。”吴普按照“五禽戏”锻炼,活到九十多岁了,仍然耳聪目明,牙齿完整结实。樊阿善于扎针。所有的医生都说人的背部和胸腹部位不能轻易针刺,如果扎针,深不能超过四分。而樊阿扎背上的穴位入针深一二寸,扎巨阙、胸藏等穴位下针达五六寸。而病就全能治好。樊阿向华佗求教,要吃下去有益于人的药方。华佗传授给他漆叶青粘散。用漆叶碎屑一升,青粘屑十四两,按照这个比例配药,据说长期服用可以去除人体内的三种寄生虫,对五脏有益,使身体轻便,头发不会变白。樊阿按照



他的话去做,活到一百多岁。漆叶到处都有,青粘生长在丰县、沛县、彭城和朝歌等地。

【原文】

华佗字元化,沛国谯人也,一名敷。游学徐土,兼通数经。沛相陈珪举孝廉,太尉黄琬辟,皆不就。晓养性之术,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。又精方药,其疗疾,合汤不过数种,心解分剂,不复称量,煮熟便饮,语其节度,舍去辄愈。若当灸,一两处,每处七八壮,病亦应除。若当针,亦不过一两处,下针言“当引某许,若至,语人”。病者言“已到”,应便拔针,病亦行差。若病结积在内,针药所不能及,当须割割者,饮其麻沸散,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,因破取。病若在肠中,便断肠湔洗,缝腹膏摩,四五日差,不痛,人亦不自寤,一月之间,即平复矣。

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,腹痛不安,佗视脉,曰:“胎已死矣。”使人手摸知所在,在左则男,在右则女。人云“在左”,於是为汤下之,果下男形,即愈。

县吏尹世苦四支烦,口中干,不欲闻人声,小便不利。佗曰:“试作热食,得汗则愈;不汗,后三日死。”即作热食而不汗出,佗曰:“藏气已绝於内,当啼泣而绝。”果如佗言。

府吏兒寻、李延共止,俱头痛身热,所苦正同。佗曰:“寻当下之,延当发汗。”或难其异,佗曰:“寻外实,延内实,故治之宜殊。”即各与药,明旦并起。

盐渎严昕与数人共候佗,适至,佗谓昕曰:“君身中佳否?”昕曰:“自如常。”佗曰:“君有急病见於面,莫多饮酒。”坐毕归,行数里,昕卒头眩坠车,人扶将还,载归家,中宿死。

故督邮顿子献得病已差,诣佗视脉,曰:“尚虚,未得复,勿为劳事,御内即死。临死,当吐舌数寸。”其妻闻其病除,从百余里来省之,止宿交接,中间三日发病,一如佗言。

督邮徐毅得病,佗往省之。毅谓佗曰:“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,便苦咳嗽,欲卧不安。”佗曰:“刺不得胃管,误中肝也,食当日减,五日不救。”遂如佗言。

东乡陈叔山小男二岁得疾,下利常先啼,日以羸困。问佗,佗曰:“其母怀躯,阳气内养,乳中虚冷,儿得母寒,故令不时愈。”佗与四物女宛丸,十日即除。

彭城夫人夜之厕,蛭螫其手,呻呼无赖。佗令温汤近热,渍手其中,卒可得寐,但旁人数为易汤,汤令暖之,其旦即愈。



军吏梅平得病，除名还家，家居广陵，未至二百里，止亲人舍。有顷，佗偶至主人许，主人令佗视平，佗谓平曰：“君早见我，可不至此。今疾已结，促去可得与家相见，五日卒。”应时归，如佗所刻。

佗行道，见一人病咽塞，嗜食而不得下，家人车载欲往就医。佗闻其呻吟，驻车往视，语之曰：“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齏大酢，从取三升饮之，病自当去。”即如佗言，立吐蛇一枚，县车边，欲造佗。佗尚未还，小儿戏门前，逆见，自相谓曰：“似逢我公，车边病是也。”疾者前入坐，见佗北壁县此蛇辈约以十数。

又有一郡守病，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，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，无何弃去，留书骂之。郡守果大怒，令人追捉杀佗。郡守子知之，属使勿逐。守嗔恚既甚，吐血数升而愈。

又有一士大夫不快，佗云：“君病甚，当破腹取。然君寿亦不过十年，病不能杀君，忍病十岁，寿俱当尽，不足故自剖裂。”士大夫不耐痛痒，必欲除之。佗遂下手，所患寻差，十年竟死。

广陵太守陈登得病，胸中烦懣，面赤不食。佗脉之曰：“府君胃中有虫数升，欲成内疽，食腥物所为也。”即作汤二升，先服一升，斯须尽服之。食顷，吐出三升许虫，赤头皆动，半身是生鱼脍也，所苦便愈。佗曰：“此病后三期当发，遇良医乃可济救。”依期果发动，时佗不在，如言而死。

太祖闻而召佗，佗常在左右。太祖苦头风，每发，心乱目眩，佗针鬲，随手而差。

李将军妻病甚，呼佗视脉，曰：“伤娠而胎不去。”将军言：“闻实伤娠，胎已去矣。”佗曰：“案脉，胎未去也。”将军以为不然。佗舍去，妇稍小差。百余日复动，更呼佗。佗曰：“此脉故事有胎。前当生两儿，一儿先出，血出甚多，后儿不及生。母不自觉，旁人亦不寤，不复迎，遂不得生。胎死，血脉不复归，必燥著母脊，



故使多脊痛。今当与汤，并针一处，此死胎必出。”汤针既加，妇痛急如欲生者。佗曰：“此死胎久枯，不能自出，宜使人探之。”果得一死男，手足完具，色黑，长可尺所。

佗之绝技，凡此类也。然本作士人，以医见业，意常自悔，后太祖亲理，得病笃重，使佗专视。佗曰：“此近难济，恒事攻治，可延岁月。”佗久远家思归，因曰：“当得家书，方欲暂还耳”。到家，辞以妻病，数乞期不反。太祖累书呼，又敕郡县发遣。佗恃能厌食事，犹不上道。太祖大怒使人往检。若妻信病，赐小豆四十斛，宽假限日；若其虚诈，便收送之。於是传付许狱，考验首服。荀彧请曰：“佗术实工，人命所县，宜含宥之。”太祖曰：“不忧，天下当无此鼠辈耶？”遂考竟佗。佗临死，出一卷书与狱吏，曰：“此可以活人。”吏畏法不受，佗亦不强，索火烧之。佗死后，太祖头风未除。太祖曰：“佗能愈此。小人养吾病，欲以自重，然吾不杀此子，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。”及后爱子仓舒病困，太祖叹曰：“吾悔杀华佗，令此儿强死也。”

初，军吏李成苦咳嗽，昼夜不寐，时吐脓血，以问佗。佗言：“君病肠臃，咳之所吐，非从肺来也。与君散两钱，当吐二升余脓血讫，快自养，一月可小起，好自将爱，一年便健。十八岁当一小发，服此散，亦行复差。若不得此药，故当死。”复与两钱散，成得药去。五六岁，亲中人有病如成者，谓成曰：“卿今强健，我欲死，何忍无急去药，以待不祥？先持贷我，我差为卿从华佗更索。”成与之。已故到譙，适值佗见收，匆匆不忍从求。后十八岁，成病竟发，无药可服，以至於死。

广陵吴普、彭城樊阿皆从佗学。普依准佗治，多所全济。佗语普曰：“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尔。动摇则谷气得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，譬犹户枢不朽是也。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，熊颈鸱顾，引輓腰体，动诸关节，以求难老。吾有一术，名五禽之戏，一曰虎，二曰鹿，三曰熊，四曰猿，五曰鸟，亦以除疾，并利蹄足，以当导引。体中不快，起作一禽之戏，沾濡汗出，因上著粉，身体轻便，腹中欲食。”普施行之，年九十馀，耳目聪明，齿牙完坚。阿善针术。凡医咸言背及胸藏之间不可妄针，针之不过四分，而阿针背入一二寸，巨阙胸藏针下五六寸，而病辄皆瘳。阿从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，佗授以漆叶青黏散。漆叶屑一升，青黏屑十四两，以是为率，言久服去三虫，利五藏，轻体，使人头不白。阿从其言，寿百馀岁。漆叶处所而有，青黏生於丰、沛、彭城及朝歌云。



晋书

晋武帝纪



——《晋书》卷三

【说明】晋武帝司马炎(236—290),字安世,河内郡温县(今河南省温县)人,魏相国司马昭的长子。公元265年8月,继其父任晋王、相国,同年12月即皇帝位。死后庙号世祖,武帝是他的谥号。

司马炎是在其父祖辈经营近半个世纪的基础上,接受魏帝的禅让而建立晋国的。在其执政期间,消灭南方的孙氏政权,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,恢复了全国的统一。又颁布了户调令,用强制兼鼓励的政策使农民务尽地利,采取承认又适当限制的措施以缓和大族兼并土地。全国在统一的、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法令下,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,出现了太康年间“天下无事,赋税平均,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”的局面,是一个难得的安定时期。但是,随着政权的稳定,天下的统一,司马炎滋长了自满情绪,倦怠于处理国政,后官多达万人,沉溺在游宴享乐之中,助长了魏末以来的奢靡风气。加上司马氏的政权,是在大族的拥戴和支持下取得的,司马炎即位之后,便在政治上、经济上给予这些大族种种特权,形成了“门阀制度”,使奢侈之风更加泛滥,败坏了社会风气。当时就有“奢侈之费,甚于天灾”的说法。晚年,明知惠帝司马衷不堪重任,仍然将帝位传给了他。采取广封宗室,委以重任,扶植后族,授予大权的措施,使他们互相制约,辅翼惠帝,以求得晋王朝的长治久安。但事与愿违,当他身死之日,便是祸乱开端之时,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宗室戚属间的相互残杀,从而使刚刚统一的国家又陷入长时间的战乱分裂。虽说这是由当时的各种因素所造成,但司马炎晚年所推行的政



策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武皇帝名炎,字安世,是文帝司马昭的长子。为人宽容厚道,慈善好施,喜怒不形于色,有容人的气量。魏国嘉平年间,赐爵北平亭侯,历任给事中、奉车都尉、中垒将军,同时还兼任散骑常侍,经过多次提拔后做了中护军、假节。奉命到东武阳县去迎接常道乡公曹奂,被提升作中抚军,进封爵位为新昌乡侯。到晋王国建立的时候,便被确定为王国的继承人,授官抚军大将军、开府,作相国的副手。

起初,文帝因为景帝司马师是宣帝司马懿的直系长子,早年去世,没有后代,便将武帝的弟弟司马攸过继给他,作为子嗣,并特别加以宠爱,自己认为是代司马攸担任相国职位的,今后死了,晋王的王位应当交还给攸。常常说:“这是景王的天下,我怎么去分享啊。”当议论王国继承人的时候,便有意让司马攸继承。何曾等人坚决反对说:“中抚军聪察明智,神明威武,才华出众,旷世少有。又立发垂地,手长过膝,这不是一般人臣的长相啊。”由于大臣们的坚持,就定了下来。咸熙二年(265)五月,司马炎被立为晋王的太子。

八月初九,文帝司马昭去世,太子司马炎继承了相国、晋王的职位。发布命令:放宽刑罚,赦免犯人,安抚百姓,减轻徭役,国内举行三日的丧礼。这一月,身材高大的人出现在襄武县境,身高达三丈,告诉该县县民王始说:“现在天下应当太平了。”

九月初七,任命魏国的司徒何曾担任晋王国的丞相,镇南将军王沈担任御史大夫,中护军贾充担任卫将军,议郎裴秀担任尚书令、光禄大夫;他们都设置办公机构,聘请办事人员。

十一月,初次设立四护军,来统率京城以外的军队。闰十一月十五日,下令各郡中正官,按六条标准推荐有才德却久沦下位人员:一是忠诚恭谨,奋不顾身,二是善事尊长,合乎礼仪,三是友爱兄弟,尊敬兄长,四是洁身自好,勤劳谦虚,五是讲究信义,遵守诺言,六是努力学习,陶冶自身。

这时候,晋王的恩德普及,四方归心。由于这样,魏国的皇帝曹奂知道天命已经有了归属,就派遣太保郑冲送策书说:“啊!你这位晋王:我的祖先虞舜大受上天安排的命运,从唐尧处承继了帝位,也因天命又禅让给了夏禹。三位君主



死后的灵魂上升天庭,配享天帝,而且都能广布天子恩德。自从夏禹受禅以后,上天又将伟大的使命降落在汉帝身上。因火德而兴起的汉帝已经衰微,于是又选中并授命给我的高祖。媲美于虞夏四代的光明显赫,这不是我一个人知道,是四海公认的。晋王你的祖辈和父辈,衷心信服贤明的先哲,辅弼光大我曹氏宗族,功业德泽广布四方。至于天地神灵,无不亲善和顺,水土得到平治,万物得到成长,各方因此得到安宁。应当接受上天的使命,协调帝王统治天下的中正法则。于是,我虔诚地遵守帝王世系的传递,将帝位恭敬地禅让给你。帝王相继的次序已经落在你身上了,诚实地执行公平合理的原则吧,上天赐予的禄位得以长久。啊!晋王,你应恭敬地顺从天帝的意旨,一切遵循常规法则,安抚周边国家,用来保持上天赐予的吉祥,不要废弃我武帝、文皇伟大功业。”武帝开始表示礼貌的谦让,魏国的公卿大臣何曾、王沈等人坚持请求,才接受了魏帝的禅让。

泰始元年(265)冬季十二月十七日,在南郊设置坛场,百官有爵位的以及匈奴南单于等四方各国到会的有数万人,举行烧柴祭天的仪式,将继承帝位的事报告天帝说:“新任皇帝臣司马炎冒昧使用黑色的公牛做祭品,明白地告诉光明而伟大的天帝;魏帝考查了帝位转移的运数,秉承了上天神圣的意旨来命令我:从前的唐尧,发扬光大了崇高的理想,禅让帝位给虞舜,舜又将帝位禅让给夏禹,他们都努力推行德政,留下了光辉的典范,得以世代相传,历年久远。到了汉朝,火德衰微,太祖武皇帝平息动乱,匡时救世,扶持拥戴刘氏,因此又接受了汉帝的禅让。就说进入魏朝吧,仍然是几代动乱,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,实实在在依靠晋王匡扶拯救的功德,因此得以保存魏国的宗庙祭祀,在艰难危险的时候,给予了极大的帮助,这都是晋王有大功于魏国啊。广阔的四方,无不恭敬顺从,肃清梁、岷,席卷扬、越,极远的荒外也得到统一,吉祥与符瑞多次出现,天命与人事互相呼应,四方无不服从。于是,我效法尧、舜、禹三帝,接受上天授予的帝位。我司马炎的威德不足以继承帝统,辞让又得不到准许。在这时候,公卿大臣,百官僚佐,庶民仆隶以及各族酋长,都说‘皇天洞察下方,寻求民间的疾苦,既然授命为贤明的君主,就不是谦让可以拒绝和违背的事情。帝王的世系不可以无人继统,庶民的生计与神灵的祭祀不可以无人主持’。我虔诚地奉行帝王传递的命运,恭谨地畏惧天命的威严,慎重地选择了吉日良辰,登坛接受魏国的禅让,举行祭天仪式将登基的事报告天帝,并永久地满足众人的厚望。”禅让的典礼结束,武



帝就来到洛阳宫,亲临太极前殿,发布诏令说:“从前,我的祖父宣王,聪慧明智,敬慎明察,顺应上天的运数,弘扬帝王的功德,开创了宏伟的基业。伯父景王,身行正道,明达事理,兴旺发达了中国。到了父亲文王,思虑精密远大,和洽天地神灵,适应天命,顺从时运,接受了晋王的封爵。仁慈普及四海,功业惊动天地。因此,魏国曹氏借鉴先王的法则,效法唐尧的禅让,访求诸侯公卿,归结天命于我本人。我敬畏上天的成命,因此不敢违背。想到我的威德不足,承担如此宏大的功业,置身在王侯公卿的上面,得以主宰天下,内心不安,十分畏惧,不知该如何治理国家。只有依靠你们这些在我左右的得力助手,忠心耿耿的文武大臣,你们的祖辈父辈,已经辅佐过我的祖先,光大兴隆了我晋国的基业。打算与天下各方共同享受这美好的岁月。”与此同时,颁布对已判刑囚犯的减免令,更改年号。赏赐天下人的爵位,每人五级;鳏寡孤独生活困难的人以稻谷,每人五斛。免收一年的田租、户调和关市的商税,老账、旧债全部免去。调解过去嫌隙,废除原来的禁令,撤去官职、削除爵位的人,全都给予恢复。

十八日,武帝派遣太仆刘原到太庙禀告接受禅让的事。分封魏帝曹奂为陈留王,食邑一万户,居住在邺城的王宫中;曹氏诸王都降为县侯。追加尊号:宣王司马懿称宣皇帝,景王司马师称景皇帝,文王司马昭称文皇帝,宣王妃张氏称宣穆皇后。尊称太妃王氏为皇太后,居住的宫名崇化宫。分封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,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、司马亮为扶风王、司马佃为东莞王、司马骏为汝阴王、司马彤为梁王、司马伦为琅邪王,弟弟司马攸为齐王、司马鉴为乐安王、司马机为燕王,堂伯父司马望为义阳王,堂叔父司马辅为渤海王、司马晃为下邳王、司马瑰为太原王、司马珪为高阳王、司马衡为常山王、司马子文为沛王、司马泰为陇西王、司马权为彭城王、司马绥为范阳王、司马遂为济南王、司马逊为譙王、司马睦为中山王、司马陵为北海王、司马斌为陈王,堂兄司马洪为河间王,堂弟司马懋为东平王。以骠骑将军石苞任大司马,赐爵乐陵公,车骑将军陈骞赐爵高平公,卫将军贾充任车骑将军、鲁公,尚书令裴秀赐爵巨鹿公,侍中荀勖赐爵济北公,太保郑冲任太傅、寿光公,太尉王祥任太保、睢陵公,王国丞相何曾任太尉、朗陵公,御史大夫王沈任骠骑将军、博陵公,司空荀顗赐爵临淮公,镇北大将军卫瓘赐爵菑阳公。其余人员增加封邑、进封爵位各有不同的等次,文武百官普遍增加爵位两级。改《景初历》名为《太始历》,腊祭百神用酉日,祭祀社神用丑日。



十九日,武帝下达诏令,大力倡导勤俭节约,拿出皇宫库藏的珍珠玉石、赏玩嗜好这类物品,分赏王公以下人员,按不同等次进行。设置中军将军,用来统领宿卫的左卫、右卫、骁骑、游击、前军、左军、右军等七军。

二十日,武帝诏令陈留王曹奂使用天子的旗帜,备用按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方位配置的青、白、红、黑、黄五色侍从车,继续沿用魏国的历法,照常在南郊祭天、北郊祭地,礼乐制度也不改变,上书晋帝不必称臣。赐给山阳公刘康、安乐公刘禅的子弟各一人为驸马都尉。二十六日,任命安平王司马孚担任太宰、假黄钺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又下诏令说:“从前,王凌策划废黜齐王曹芳,但曹芳终究未能保住自己的帝位。邓艾虽然自夸功勋,有失臣节,但他没有反抗,接受处罚。现在,彻底赦免他们家属的罪行,各自回到原地并确定他们的直系继承人。使衰败的世家兴旺起来,灭绝的大族后继有人,简化法典,省并刑律。废除曹魏时期对宗室担任官职的禁令。将官佐吏遭遇三年丧期的丧事,准许回家服完丧礼。百姓免去他们的徭役。停止部曲将领、州郡长吏以下人员的人质制度。减少郡国供给皇宫的征调,禁止主管音乐的部门演出奢侈华丽的散乐、杂技等伎艺,以及雕刻彩饰这类出游、田猎的器具。鼓励众人敢于讲真话,设置谏官来主管这件事情。”

这一月,凤凰六只、青龙三条、白龙两条、麒麟各一只,出现在郡国境内。

二年春季正月初七,武帝派遣兼任侍中侯史光等人,给予符节,出使四方,视察民间的风俗,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。初八,有关部门请求建立供奉七代祖先的庙堂,武帝难于为这事征发徭役,没有批准。十一日,罢除宫中有在五更的时候,主唱鸡歌的卫士。二十二日,尊称景皇帝夫人羊氏为景皇后,居住的宫名弘训宫。二十七日,册立杨氏为皇后。

二月,解除原魏国对汉朝宗室任官的禁令。十一日,常山王司马衡去世。武帝下诏书说:“五等爵位的分封,都是选取过去建立了功勋的人。本封是县侯的传爵位给次子降为亭侯,乡侯的降为关内侯,亭侯的降为关中侯,都收取他的封户租税的十分之一作为俸禄。”二十九日,郊外祭天,用宣皇帝司马懿配享,在太庙中祭祀祖先,用文皇帝司马昭配天帝。二十二日,下诏书说:“古代百官,都可以规诫帝王的过失。但是,保氏官特别以直言规劝天子作为自己的职责,现在的侍中、散骑常侍,实际上处在保氏官这样的职位上。挑选那些能够打破情面、矫



正过误，匡扶救助、弥补不足的人，来兼任侍中、散骑常侍。”

三月二十日，吴国派遣使臣前来吊唁文帝司马昭，有关部门上奏回答吴国称诏书。武帝说：“从前，汉文帝、后汉光武帝怀柔安抚尉他、公孙述，都没有辨正君臣的名分礼仪，这是用来笼络还没有归服的人的啊。孙皓派遣使臣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晋国已经接受了魏帝的禅让，只用书信的方式来回答他。”

夏季五月戊辰，武帝下达诏令说：“陈留王品德谦恭，每有一事就上表奏闻，这不是优待尊崇他的办法啊。主管的人应该向他讲明用意，不是重大的事情，就由王国的官属用表的方式上奏。”壬子，骠骑将军、博陵公王沈去世。

六月二十五日，济南王司马遂去世。

秋季七月初五，营建太庙，运来荆山的木材，开采华山的石料；铸造铜柱十二根，表面涂上黄金，雕刻各种物象，用明珠加以装饰。二十二日，谯王司马逊去世。三十日，发生日蚀。

八月初十，裁减右将军官职。

起初，武帝虽然遵从汉魏的制度，已安葬了文帝，便脱去丧服，但是身穿居家的衣服，头戴白色的帽子，不侍御座，撤去御膳，悲哀恭敬如同居丧时期一样。二十二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请求改穿官服，恢复御膳，武帝不允许；直到三年丧期服满以后，才恢复平日的服食起居。后来服太后的丧礼，也是这样。九月二十日，散骑常侍皇甫陶、傅玄兼任谏官，上书直言规诫，有关部门上奏武帝，请求搁置这件事。武帝下诏书说：“大凡涉及谈论人主的过失，臣下最感困难，又苦于人主不能倾听与采纳，这就是从古以来忠臣直士所以情绪激昂的原因啊。常常将陈述的事交主管的人，又大多近乎严厉的挑剔，说是优容宽厚应该由皇上施予，这像什么话吗？一定要详细评论议定。”

二十三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：“晋继承伏羲、神农、黄帝的业迹，踏着虞舜、夏禹的脚印，适应天命，顺从时运，接受魏帝的禅让，应当统一使用前朝的历法和车马、祭牲的颜色，都如同虞舜遵守唐尧典制的先例。”奏章被批准。

冬季十月初一，发生日蚀。初二，武帝下诏书说：“从前，虞舜下葬苍梧，当地的农夫并未让出耕地；夏禹下葬成纪，那里的市井依旧照常营业。追思祖先清廉简易的宗旨，所迁徙陵地十里以内居民这件事，动辄引起烦扰骚乱，应该完全停止。”



十一月初五,倭国人来朝进献特产。合并冬至圆坛祭天、夏至方坛祭地于南郊祭天、北郊祭地,使冬至与夏至的祭祀统一于南郊与北郊。撤销原魏国监视山阳公国的督军官职,废除有关禁令与限制。十五日,景帝夫人夏侯氏被追加尊号为景怀皇后。十七日,迁徙已死祖先的牌位进入太庙。

十二月,撤销屯田制的农官系统,与郡县合并。

这一年,凤凰六只、青龙十条、黄龙九条、麒麟各一只,出现在郡国境内。

三年春季正月癸丑,白龙两条,出现在弘农郡的滏池县境。

丁卯,武帝册立长子司马衷作晋国的太子。颁布诏令说:“我以不足的德望,被推尊为天子,小心恭谨,心怀畏惧,担心不能安定匡救天下,想同全国上下,共同整饬、发扬王者的政教,从根本上进行变革,对于设置继承人,明确嫡长子,不是最紧迫的事情。加上近代每次建置太子,必定有赦免罪犯、施行恩惠的事,其间往往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,都是顺从王公百官的奏请罢了。当今,盛衰治乱的更迭变化即将稳定,准备用道德仁义的道理去教化他们,用真善丑恶的典型去诱导和警戒他们,使百姓放弃投机侥幸的念头,笃守终始如一的行为,小恩小惠,所以没有必要采用它了。这样的政策要使大家都能明白。”

三月初六,初次准许二千石以上的官吏,可以守完三年的丧礼。丁未,白天如同黄昏一样黑暗。裁减武卫将军官职。任命李熹作太子太傅。太山发生石崖崩裂。

夏季四月十六日,张掖郡的太守焦胜上书说:氐池县的大柳谷口有一处黑色石崖,白天显现出彩色纹理,实在是大晋国的吉祥,将它描画下来,进献朝廷。武帝下令用一丈八尺长的绢帛作祭品,上告于太庙,并将图像藏在秘府中。

秋季八月,撤销都护将军机构,将其所管辖的五官、左、右以及虎贲、羽林五署交还给光禄勋。

九月十四日,武帝下诏书说:“古时候,用德行高低来显示爵位等级,按功劳大小来制定俸禄多少,虽然是最低一级的官吏,还享有上等农夫的收入,对外能够做到奉公守法,丢掉私念,对内完全可以赡养家人,周济亲友。现在,有爵位的官员,俸禄还不能养家糊口。这不是用来倡导教化的根本方法啊。当议论增加官吏的薪俸。”赏赐王侯公卿以下人员数量不等的绢帛。升太尉何曾任太保、义阳王司马望任太尉、司空荀顗任司徒。

